

楚寶

明　梁谿高世泰彚旃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同邑張　烈較訂

忠義

陳遴

陳遴字亨伯其先自江寧徙永州登進士知華縣有治績拜知雍丘縣爲廣西轉運判官蔡京啟釁繹徼遴言蠻人幸安靜輕擾之則召亂不測京惡之以他

事罷歸張商英柄政用為左司員外郎俄擢給事中
會商英免相遷擢請外以直秘閣為河北轉運使加
直龍圖閣徙陝西召還京師而蔡京復相再使河北
徙淮南徽將易羅發運使朝廷方督綱餉運渠壅澁
遵使決呂城陳公兩塘達于渠瀦路術通而朱勔花
石綱塞道官舟不得行遣捕繫其人上章自劾乃黜
勔進遷徽猷閣待制宣和七年冬方臘亂詔以屬遣
加龍圖閣直學士經制七路治于杭時縣官多費遣
議度公私出納量增其贏號經制錢後總制使翁彥

國倣其式號總制錢於是始有經總制錢名又言蘇

賊陵暴恣行殺戮斷截支體探取肺肝熬以膏油射

以勁矢備極慘毒不償怨心益貪汙嗜利倚法侵牟

騷動不知藝極積有逆氣結下民心而且乘勢可爲

悲痛此風不除必更生事臣願採摭官吏姦贓按治

以間進於是劾越州王仲嶷糾市民造金茶罷滅羅

糧券而以私錢取之仲嶷坐黜徙河北都轉運使欽

宗立加資政殿學士積官至光祿大夫歷真定守又

徙中山金人再至遘脅圍入城堅守詔康王領大元

帥命遼為兵馬元帥受閫外無援師宋都既陷割兩河求和遼弟光祿卿適至中山臨城諭青遼遂諭曰主辱臣死吾兄弟平居以名義自處寧肯賣國家為囚孥乎適泣曰兄但盡力勿以弟為念遼呼總管使盡括城中兵器賊總管辭遂斬以徇又呼步將沙振往振亦固辭遼固遣之振怒且懼衷刃入府遼妻定奴責其輒入振立殺之遂害遼于堂及其子錫幷僕妾十七人長子鉅以官淮南獲免振出帳下謀而前曰大敵臨城汝安得殺吾父執而捽裂之尉胥

無餘城中無主乃開門出降金人入見其冕曰南朝忠臣也欽而拜諸鐵柱寺建炎初贈特進遷性孝友寬厚任部刺史二十年每出行郡邑必焚香祈天願不逢貪濁吏適由開封少尹衛尉少卿至光祿是役也金人執之以北後十年死于雲中

聖楷曰陳遘為刺史行郡邑以不逢貪濁吏為已願庶幾理輸獨立之風乃坐守中山卒以殞命豈吏治有餘將才不足者歟雖然是時二帝已北邦昌僭命中山孤注誰與守之遘適見弟獨以名義

相勉之死靡他斯其忠節亦爲難能矣

陳求道

陳求道字得之鄂州咸寧人登進士第靖康間判都水監及朝議二帝出郊請和求道力爭之不聽欽宗知康王兵衆求道請以元帥加之齎蠟書者入人皆遇害惟求道所薦劉定致書還金人立張邦昌下令在京官不朝者死求道稱疾不往嘔血累日開封尹親以邦昌命召之竟不能屈求道以二帝蒙塵屡欲自殺因救得免先是陳留河決四十餘日瀰漫不通京城大恐開封尹宗澤命求道治之七日河盡復故

道、建炎四年、命爲相鄧隨郢鎮撫使、以請兵食不給、緣有嫉之者、遂讒蒲待、命、會招討劉忠叛、刼求道爲至、數千人擁至若山、求道、怒、罵、不從、賊遂殺其妻併二子、特俟求道、罵、愈厲、賊砍其口、拔舌斷之而死、獨存子凱、竄山谷、得免、賊退、始得求道屍、瘞于龍堂寺側、事聞、改葬興陂、

聖檝按一統志陳求道墓、在蒲圻縣東二十里興陂、景泰中黎公弁、以旱、禱、雨、有應、事載蒲圻志中、

范天順

范天順荆湖都統也襄陽受圍天順日夕守戰尤力及呂文煥出降天順仰天歎曰生爲宋臣死當爲宋鬼即守處縊死贈定江軍承使制曰賀蘭擁兵坐視睢陽之失李陵喪節重爲隴士也羞今有人焉得其死所不可無褒恤以示寵綏范天順功烈雖卑忠義莫黎自均房泛舟之役克濟爲艱襄樊坐甲之師益堅所守俄州刺史爲降將軍爾乃不屈自縊可謂見危致命封其妻安人官其二子仍賜白金五百兩田

五百畝、

聖揩按樊城被圍五年、天順牛富、力戰不降、咸淳九年正月、元張弘範見阿朮曰、襄在江南、樊在江北。我陸攻樊。則襄出舟師來救。終不可取。若截江道。斷救兵。水陸夾攻之。則樊必破、而襄亦下矣。阿朮從之、遂、以、師、截、江、而、出、銳、師、薄、樊、城、城乃陷、二月、呂文煥、遂以襄陽叛降于元、制詞中俄州刺史、爲降將軍、蓋、指、文、煥、也、眞。當。愧。死。

張順

張貴附

張順民兵部將也、襄陽受圍五年、宋閫知其西北一水、曰清泥河、源于均房、即其地造輕舟百艘、以三舟聯爲一舫、中舟裝載、左右舟則虛其底而掩覆之、出重賞募死士、得三千、求將、得順與張貴、俗呼順曰矮張、貴曰竹園張、俱智勇、素爲諸將所服、俾爲都統、出令曰、此行有死而已、汝輩或非本心、亟去、毋敗吾事、人人感奮、漢水方生、發舟百艘、稍進團山、越二日、進高頭港口、結方陳、各船置火鎗火砲熾炭巨斧勁

孥夜漏下三刻起行出江以紅燈爲識賁先登順殿之乘風泝徑犯重圍至磨洪灘以上北軍亦師布蒲江面無際可入衆乘鋭凡斷鐵絙擢枚數百艘戰百二十里黎明抵襄城下城中久絕援聞救至踴躍氣百倍及收軍獨失順越數日有浮屍泝流而上被介胄執弓矢直抵浮梁視之順也身中四槍六箭怒氣勃勃如生諸軍驚以爲神結塚斂葬立廟祀之張貴既抵襄襄帥呂文煥力留共守貴恃其驍勇欲還郢乃募二士能伏水中數日不食使持蠟書赴郢求援

北兵增守益密，永路連鎖數十里，列撒星樁，雖魚蝦不得度。二入遇樁即鋸斷之，竟達郢，還報許發兵五千駐龍尾洲，以助夾擊，刻日既乃別文煥東下，點視所部軍泊登舟，帳前一人亾去，乃有過被撻者，貴驚曰：吾事泄矣，亟行，彼或未及知，復不能啣枚隱迹，乃舉砲鼓譟，發舟乘夜順流斷絙破圍冒進，衆皆辟易，既出險地，夜半天黑，至小新城，大兵邀擊，以兜拒戰，沿岸束火列炬，火光燭天如白晝，至勾林灘，漸近龍尾洲，遙望軍船旗幟紛披，貴軍喜躍，舉流星火示之，

軍船見火即前迎及勢逝欲合則來者皆北兵也益郢兵前二日以風水驚疑退屯三十里而大兵得逃卒之報據龍尾洲以逸待勞貫戰已困出於不意殺傷殆盡身被數十槍力不支見執寇不屈死之乃命降卒四人舁尸至寨令於城下曰識矮張乎此是也守陴者皆哭城中喪氣文煥斬四卒以貫附葬順塚立雙廟祀之

聖諭曰是時李庭芝爲荆湖制置使功雖不就乘則甚奇且二人出入重圍潛行水底如履平地與

順屍逆流而上至今猶有生氣使貴誅不泄龍尾洲之績豈讓龍浦哉又按庭芝受援襄之命范文虎即貽書賈似道曰吾將兵數萬入襄陽一戰可平但願無使聽命于京閫事成則功歸恩相矣似道即命文虎之兵從中制之庭芝屢約進兵文虎但與妓妾嬖[illegible]擊鞠飲宴爲樂以取旨未至爲辭家之文虎敗逃而元兵大合庭芝不得已而爲是亦無及矣宋事至此誰能救之徒使英雄相彔盡耳

李芾

李芾字叔章其先廣平人中從汴高祖升起家爲吏有廉名靖康中金人破汴以刃迫之升前捍之與其父俱死曾祖椿從居衡州遂爲衡人芾生而聰警少自樹立名其齋曰無暴棄魏了翁一見禮之謂有祖風易其名曰肯齋初以蔭補南安司戶辟祁陽尉出賑荒即有聲攝祁陽縣縣大治辟湖廣安撫司幕官時盜起永州招之歲餘不下芾與參議鄉擱提干三百人破其巢禽賊魁蔣時選以歸餘黨悉平攝湘潭

縣縣多大家前令束手不敢犯游稽籍出賦不避皆
勢賦後大均入朝遷知德清縣屬浙西饑荒保伍
振民活數萬計還主管酒庫德清有妖人煽亂民蜂
起附之至數萬人遣帥討之盜聞其來眾立散屏除
司農寺丞歷知承州有惠政承人祠之以浙東提刑
知溫州州瀕海多盜帥至盜息遂以前官移浙西時
浙西亦多盜羣穴文廟中帥跡得其出沒搜捕之盜
亦駭散作虎丘書院以祠尹焞置學官親爲學規以
教之學者甚盛咸淳元年入知臨安府時賈似道當

國前尹事無鉅細先關白始行芾獨無所問福王府有追入死者似道力爲營救芾以書往復辨論竟寘諸法嘗出閫火具民有不爲具者問之曰似道家人也立杖之似道大怒使臺臣黃萬石誣以贓罪罷之大軍取鄂州始起爲湖南提刑時湘縣盜擾民多奔竄芾令所部發民兵自衛縣與一皂幟令曰作亂者斬幟下民始帖然乃號召發兵擇壯士三千人使土豪尹杳忠將之勤王別召民兵集衡爲守備未幾似道兵潰襲湖乃復芾官知潭州兼湖南安撫使時湖

北州粃皆已疑附其友勸帝勿行帝泣曰吾豈昧謀
身哉第以世受國恩雖曠棄中朝思所以報者今幸
用我我以家許國矣時所愛女死一慟而行德祐元
年七月至潭潭兵調且盡游騎已入湘陰益陽諸縣
倉卒召募不滿三千人乃結溪峒蠻爲聲援繕粃械
時努糧柵江修壁命劉孝忠統諸軍吳繼明自湖北
至陳義陳元自成蜀疑帝奏請留之成潭推誠任之
皆得其死力元右丞阿里海牙既下江陵分軍成常
德遏諸蠻而以大兵入潭帝遣其將於興帥兵禦之

于湘陰與戰死九月亓謝繼明出禦兵不及出而元軍已圍城芾慷慨登陴與諸將分地而守民老弱亦皆出保伍助之不令而集十月兵攻西壁孝忠奮戰芾親冒矢石以督之城中矢盡有故矢皆羽敗芾命括民間羽扇羽立具又苦食無鹽芾取廩中積鹽廨焚取鹽給之有中傷者躬自撫勞日以忠義勉其將士死傷相藉人猶飲血乘城殊死戰有來招降者芾殺之以狥十二月城圍益急孝忠中礮風不能起諸將泣請曰事急矣吾屬爲國死可也如民何芾罵

曰闔家平時所以厚養汝者爲今日也汝第死守有後言者吾先戮汝除夕大兵登城戰少却旋蟻附而登衙守尹穀及其家人自焚芾命酒酹之因留賓佐會飲傳令猶書盡忠字爲號飲達旦諸賓佐出參議楊霆赴園池死芾坐熊湘閣召帳下沈忠遣之金曰吾力竭分當死吾家人亦不可辱於俘汝盡殺之而後殺我忠伏地扣頭辭以不能芾固命之忠泣而諾取酒飲其家人盡醉乃徧刃之芾亦引頸受刃忠縱火焚其居還家殺其妻子復至火所大慟舉身投地

乃自刎。幕屬茶陵顏應焱、安仁陳億孫皆死。潭民閒
之。多舉家自盡。城無虛井。縊林木者累累相比。纔明
等以城降。陳毅、潰圍將奔閩。中道戰死。事聞。贈端明
殿大學士。謚忠節。芾初至潭。遣其子裕孫出曰。存汝
以奉祀也。其孫叔輔亦親迎于溫。皆得不死。二王悉
詔入閩官之。芾爲人剛介不畏強禦。臨事精敏。姦猾
不能欺。且強力過人。自旦治事。至暮無倦色。夜率至
三鼓始休。五鼓復起視事。望之凜然。猶神明。而好賢
禮士。即之溫然。雖一藝小善。亦惓惓獎薦之。平生居

官廉及擯斥家無餘貲

宋本湖南安撫使李公祠堂記曰李公以至元十二年冬爲我師所圍城守三閱月隨方備禦數戰無外救不能支明年正月四日城破公不肯屈曰吾死固分家亦不可辱于俘乃積薪州治雄湘閣命妻孥十九人登其上召帳下沈忠曰汝先殺吾家次及我然後縱火忠不忍強之始如命忠感公義亦自到事載宋野史湖湘間父老亦能道之公衡人宅在琵西南至元間有司以爲學建祠學東

偏置公畫像與中泰亡久頗壞天曆二年教官劉侶上言提舉儒學官曰前政祠公號山主謂學其宅也是特鄉者公盡心所事一室祠衡為公鄉校鄉較嘗出忠義人可增重二室祠乞葺公故祠塑公像且空以故宋知衡陽縣穆君侑食穆君諱擴祖初尉縣當憲宗皇帝之九年十月大將兀良合台以天兵蹂大理交趾入廣南西道先鋒破永州衡守令丞暨民皆遁穆君戍石灣閧難還救時所在盜充斥穆君緣道捕繫始得行北至先鋒入城

見民大去餘空室火之而退十一月穆君逵城中招散亡以守閏十一月元艮合合進駐靑草渡張册欲絕湘來攻穆君提兵水東於揚林廟相拒七晝夜募死士沉所聚册元艮合台遂舍去衡來以完公薦諸朝超七資以承務郎知縣事穆君公故吏德同義比衡民又皆賴以活侶謂公宏祠穆君宏術者以此提舉常平行廼修祠屋塑公像其中左以穆君配工畢侶之父淳安縣尹壽翁丕書京師求予記嗟乎當歲己未憲廟親率蜀世祖皇帝

以皇弟帥兵渡鄂將與兀良合台共會江左宋人
號幹腹之師掎角擣虛勢急雷電稱君以一尉軍
孤壘小敵與之抗克免於厄嘉哉及淮安王伯顏
受命南伐鄂之沙陽新城戍將嘗一再戰及陽羅
敗衂岸江罷邑小大文武將吏降丞恐後其降者
或自言未賞賚或又自言已離得名位子弟部曲
未官至或自言某罷其城有已屋室奴婢資業身
先未降時行營嘗謂若納款俟下其地悉見還令
已克其所乞如向所許可羨可惡之狀百出宛城

郭封瑕者附有一二來如李公之死之明白偉特益鮮累聖下詔書襃國及忠臣烈士之祀者十九公與君合食一祠信攷矣然予又有告衛校官者昔金將以其威勝軍節度使兼沃州管內觀察使右監軍行元帥府事趙懿與天兵戰高邑被擒怒罵不屈以死其子當汝招撫使民貴孫十人長讓弟予忠勇軍提控良材皆以戰敗死國事至元六年愍次子良弼以秘書監使日本將行上奏曰臣家世仕金源死事者四人嘗欲紀其行實以事在

前朝無禪聖代造次未敢謹昧死上聞乞聖慈矜
憫上曰人臣各爲其主父終于所事雖在前朝亦
朕心所嘉况有賢子爲吾藎臣何嫌何疑不以立
石哉命中書省傳旨翰林學士王盤撰文刻其贊
皇家廟嘆乎世祖之心惟天似之今皇上神聖文
明動法祖宗爾學校濟議所模苟能援憖比言之
朝曰公與憖皆亾國人憖家死者四人公自殘一
家節不下憖乞褒寵如憖萬一關可救詞臣紀其
事則既可爲公光耀又能作沈忠像其側以侍所

勸將益廣而祠爲大倫矣。試思之公諱蒂宗叔棠
號肯齋先生其先洛之永年縣萬項鄉招袋史人
稷君字公有天彭人仕至湖北僉憲
李西涯公曰嗚呼自古有國莫不亡而顛踣因壓
可悲痛者空莫如宋之亡也使節死義者數十人
或止一身或連一家或及其將佐而能使人感微
之深且烈者。空莫如李忠節。宋亡後數十年其遺
民故老尚隱思之忠節死濂人至今道其事。稱慷
慨泣下。嗚呼是孰使然哉。論者固以爲宋三百年

義士之報。然當時棄城賣主背位而逃者亦多矣。微忠節深入。未必死。死未必能多。忠節守源未半年。而感動人若是。及其死。舉湖以南皆降。天下之存亡所繫可知已。

聖楷按宋本記忠節公之宅廢為學宮。與記其妻娶十九人焚死事。皆國史所不及。故備錄之。又今衡州忠節祠弘治間徙于城隍廟左。失其故宅為學之意。還當祠于學傍為是。

楊霆

楊霆字震仲、以父大異、蔭補將仕郎、銓試第一、授修職郎、桂嶺主簿、有能聲、五中漕舉、改鄂州教授、遷復州司理參軍、轉澧觀察推官、擢知監利縣、縣有疑獄、歷年不決、霆來上、廉得實、立決之、入稱神明、辟荊湖制置司幹官、呂文德為帥、素慢侮士、嘗試以難事、霆倉卒立辦、皆合其意、一日謂曰、朝廷有密旨。出師策應淮東、誰可往者、即對曰、某將可、司兵、罷糧草。某營可備、罷甲矢石。口占立授。頃刻案成。文德大驚曰、

吝平生經交入以其不求求也公材幹如此今何故不徵辟薦諸朝除通判江陵府江陵雄據上流表裏襄漢西控巴蜀南扼湖廣兵民雜處庶務叢集還隨民裁決處之泰然暇日請罷庠與諸生講學又取隸官開田增益廩稍選民之欲壯者於營隊訓練之時付以罷械雜兵行肄習親閱試行賞以徵勸之未幾能擇甲騎射遂皆獲用而兵不復擾民丁內艱德祐初起復奉議郎湖南安撫司參議與安撫使李芾協力戰守運有心計善出奇應變帥府機務帶一以委

之城初被圍日夜守禦數日西北隅破霆麾兵巷戰抵暮增築月城比旦城復完築厲將士以死守之城既破霆赴水死妻妾奔救無及遂皆死

聖楷曰李芾潭州之圍以盡忠厲將士故元夕城破潭民感激多舉室自盡此從古未有之事說者謂屈賈之遺澤漸漬于長沙者先爲芾地而芾乃得以倡而風之斯固然矣然亦是偉人義士生同鄉死同地奏合一時如楊霆父子忠孝素著尹穀師範三學憂心又如沈忠之義勇顏陳之協贊皆

志烈秋霜。精貫白日。潔之人士。何獨甦心。且潔之人士。忠孝。故其天性也。晉譙王承一與討逆之師。而易雄處裡諸人從死如避。豈非丹心注射前後合轍哉。呂溫題陽人城云。忠驅義感即風雷。誰道南方之武才。天下兵誅董卓。長沙子弟最先來。然則潔之人士。不獨可與死難。又可與勤王矣。

尹穀

尹穀、字耕叟、長沙人、性剛直莊厲、初處郡學、士友皆嚴憚之、宋以詞賦取士、季年、惟閩浙賦擅四方、穀與同郡邢天榮董景舒歐逢泰諸人爲賦、體裁典雅、每一篇出、士爭學之、由是湘賦與閩浙頡頏、中年登進士第、調常德推官、知崇陽、所至廉正有聲、丁內艱、居家教授、不改儒素、日未出、授諸生經及宋氏四書、士雖有才思而不謹傍者。擯不齒。諸生隆暑必盛服端坐終日、夜滅燭始免巾幘、早作、必冠而後出、雖行市

中市人見其衆勦有禮相謂曰是必尹先生門人也
詰之果然曉入李庭芝制幕川薦擢知衡州常次于
家瀕城受兵帥臣李芾禮以爲參謀共畫備禦策時
城中壯士皆入衛臨安所餘軍僅四百五十人老弱
大半芾糾率民丁奬厲以義人殊死戰三月城不下
大軍斷絕險要援兵不至穀知城危與妻子訣曰吾
以寒儒受國恩典方州義不可屈若輩必當從吾死
耳召弟岳秀使屈以存尹氏祀岳秀泣而許之已乃
積薪扃戶朝服望闕拜先取歷官告身焚之卽火自

焚隣家救之火熾不可前但於烈焰中遥見毅正冠端笏危坐闔門少長皆死焉帝聞之命酹毅曰尹務實男子也先我就義矣務實毅號也初潭士以居學肄業爲重州學生月試積分高等升湘西嶽麓院生又積分高等升嶽麓精舍故潭人號爲三學生聚居州學猶不廢業毅死諸生數百人往哭之城破多感激死義者

聖楷按李忠節公芾長沙先未有專祠成化五年祀守金瓛錢澍始請于朝立祠塑芾像其中以

升、毅、阯、永著祀典、李文正公東陽撰記、今祠即熊、湘、閣、故址、

邊居誼

邊居誼隨人也初事李庭芝積戰功至都統制咸淳十年以京湖制置帳前都統守新城居誼善御下得士心凡戰守之具洽皆有法大兵至沙守將王大用不降屢兵攻城破之執大用呂文煥意其小壘可不攻而破居誼率舟師拒之文煥列沙陽取斬首招降不從明日縛大用至壁下使呼曰邊都統速降不然禍即至矣居誼不答又射榜檄入壁中居誼曰吾欲與呂參政語文煥聞之以爲居誼降已馳馬至伏弩

亂發中文煥帶三矢中其馬馬仆幾斃得之旗擁文煥以他馬奔走越三日總制黃順挾一人開東門走降明日使順來招之居該日若欲得新城即答誓以死守此何可得也順又呼其部曲欲絕城出居該悉驅以入當門斬之文煥乃麾兵攻城以火具擲之旋蟻附而上居設乃取其家金盡散將士往來督戰會纂破侵戰樓樓火延燬民居居設慶力不支走還第拔劍自殺赴火死丞相伯顏壯其勇賜得其屍燼中觀之事聞贈利州觀察使立廟死所

聖楷曰宋失襄陽已五年矣至是元伯顏帥師二十萬侵郢張世傑力戰拒之遂潛師入漢屠沙洋進逼新城而呂文煥爲之前驅悲哉新城一孤壘耳居誼以疲卒三千敵其二十萬方張之虜且守且戰至死不屈豈非烈丈夫哉購既燼之骨識猶生之而伯顏此時視呂文煥爲何如人也

周鐘

周鐘字以聲、瀏陽州人、（元陞為州）篤學、通春秋、登泰定四年進士第、授衡陽縣丞、尋調大冶縣尹、縣有豪民、持官府短長、號為難治、鐘狀若庸懦、而毅然有威、不可犯、抑豪強、惠窮民、治行遂為諸縣最。累遷國子助教、會修功臣列傳、擢翰林國史編修官、乃出為四川行省儒學提舉、便道還家、嬰何盜起、湖南北、郡縣皆陷、瀏陽嬰城守、盜至、民皆驚竄、鐘告其兄翁、使達引自謂我受國恩、脫不幸、必死、毋為相累也、賊至得鐘、欲

推以為玉鏜帷暷日厲聲大罵賊知其不可屈乃殺之。

聖諭按楚紀取鏜大別山賊遂編入昭忠外紀此塲屋末技耳何堪雅薦不若從元史忠義傳錄之為當然鏜以便道還家無城守之責又無應敵奇謀定衛桑梓徒忿然輕身決死亦非正命孟子謂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其鏜之謂歟抑攷古卿先生猶有不避賊鋒而死民社者後之棄城而逃赧然待綏文何人哉

劉畊孫

劉畊孫字存吾茶陵州人至順元年進士授承事郎桂陽路臨武縣尹臨武近蠻獠畊孫至召父老告之曰吾儒生也今為汝邑尹爾父老當體吾教訓其子弟孝弟力田暇則事詩書毋自棄以干吾政乃為建學校求民間俊秀教之設俎豆習禮讓三年文化大興邑有茶課歲不過五錠後增至五十錠畊孫言于朝除其額歷建德徽州瑞州三路推官所至詳讞疑獄其政績卓然者甚衆至正十二年春蘄黃賊攻破

湖南畊孫傾家貲募義丁以援茶陵賊至郴郴故茶陵久不失守十五年轉儒林郎寧國路推官歲饑勸富民發粟賑之活者萬計會長鎗瑣南班程述謝望等攻寧國畊孫分守城西南城陷畊孫力戰遇害弟燾孫以國學生下第授常寧州儒學正湖南陷常寧長吏棄城走民奉印請燾爲城守城賴以完者一年外援俱絕死之長子碩爲武昌江夏縣尹湖大使起義兵援茶陵亦死之

丁晉郎

丁晉郎黃州府黃陂人。從征友諒有功。授行樞密院同知。復與友諒戰。死於鄱陽。身被十餘創。首脫。猶執兵若戰狀。直立不仆。贈柱國上將軍。封齊陽郡公。從祀康山忠臣祠。

聖諭曰我

太祖高皇帝癸卯鄱陽之捷。血戰凡五晝夜。友諒伏誅。發其神功駿烈。具載宋濂平江漢頌中。是時將臣效忠死敵者。帳前總制親兵左副都指揮使韓成。

樞密院同知丁舒郎院判張忠雄統軍元帥張晉陳兆先副元帥余承昌文費亞滕李信萬戶樓圖勝千戶姜潤鎮撫曹信等凡三十餘人乘羣來歸康郎山

姚善

姚善字克一、安陸人、初姓李、後復姓、居無錫。善志行、淳實、學識高遠、爲書生時、稱讀書、所曰待且軒。會稽唐之淳、爲之銘。善工詩、與唐相倡和、洪武中、鄉舉歷祁門丞、同知廬州重慶、所至有能聲、三十年、擢蘇州府、初

上以吳民桀爽、俗侈靡、遵式繩以重法、囂訟者、更持短長、訟蜂起、難治、善洞達政體。周悉人情、張弛寬猛、允協時宜。數造請耆賢、考求治道、商略民生休戚。俗尚淳澆。稍因俗救正、吏民同嚮。轉移大治、爲

列傳宋隱士王賓居陋巷善往候舍東請門賓開爲
詘曰姚善賓乃開門延語及賓報謁向府門再拜而
退善自遂還辭非公事不敢入又將候韓奕奕避入
太湖善歎曰韓先生可謂名可聞而面不可見者錢
芹自守甚高善顧見不可得有命貞木荐以明經見
重於善月朔望必延至學宮講經書訓士一日饋菜
於貞木誤送芹所芹受之吏覺其誤請貞木以告貞
木曰錢先生不苟取與令受不辭必仰府公之賢耶
善聞之欲往候乃使人先道意芹對使者曰芹誠顧

見公然芹民也禮不可往見于庭者明公弘下士之風請侯月朔相會于學宮善如期至迎芹登坐上請質經義芹曰此士予之業公令有官守何不詢時務邪善益起敬請問今日急務芹出授一簡覽不交言而去視之皆戰守制勝之策也善心嘉之時靖難兵已出北平善於是奮結常鎮嘉松四郡守訓練民兵相約勤王而薦芹爲行軍司馬建文元年善至京師書策防禦又從大將軍北行尋還京建文君用漢破七國策貶齊黃于外善言于朝曰入有文武才器可

扶顛濟危者反蹤散地不用令事已狠俱須急召之詢其姓名不對再三詢之曰令人才欲有過于黃大卿者遂復召還二人四年詔韓　督蘇松嘉常鎮五羆兵勸王來及賊　文皇即位索子澄甚急子澄避善所約其航海善謝曰公可去善不可去公朝臣可四往號召圖興復善戰守土義當與城存亡子澄遂去善爲麾下許千戶等縛見　文皇請善曰若一羆守乃敢舉兵抗我耶善厲聲不遜死之時年四十三後有沈魯者以詩弔之曰倉卒勤王五羆兵南風響

力北風鳴清忠自托已湖月擬史何會說梁鄉正德
十二年湖廣巡撫秦金祀鄉賢祠
逐國臣記曰黃鉞字叔揚常熟人以生員薦除安
章典史建文元年舉湖廣鄉試明年進士授刑科
給事中歷戶科左改禮科建文三年外艱方孝孺
屏左右問曰北兵日南蘇常鎮京師左輔君吳人
朝廷近臣今雖去家有以教我鉞曰三吳惟鎮江
最要害守非其人自撤藩籬也鎮江指揮童俊狡
猾不可測蘇州知府姚善忠義激烈有國士風能

嘗一面但仁慈有餘而御下太寬此治體之良才恐不足定亂然國家大勢不在江南我馬至此而禦之晚矣孝孺因附書善勉以忠孝期戮力王室濟時艱善得書與鉞相對慟哭以死自誓鉞就父殯居陂上舊廬足跡不入城也靖難兵至江上善受建文君詔總督蘇松常鎮嘉興五糧兵勤王以書招鉞鉞即日營葬畢遂至善所時俊果以鎮江降靖難後詔暴善罪捕善急善麾下許百戶數權詐得親善縛善邀賞鉞聞之慟哭遂絕食閉目三

日求死家人救免或告鉞曰善款服已得宥鉞卽瞠目曰吾知善決無二心吾且少俟善事定吾獨死未晚脫善果不死吾將下報希直遂復稍稍食是年七月善死報至鉞起登琴川樓西向再拜祀善慟哭曰吾與君同受國恩國有難義同許身君今與希直同死國吾忍獨生乎祀罷諸家人疑祭具遂從容整衣冠奮身入水死時北兵四出捕善黨籍籍言且併錄鉞家親族悉驚伏鉞友人楊福具棺衾日夜泣橋側百方求鉞屍不得更數日屍

忽自出立水中。福痛哭抱屍易衣襚。猶不潸。竟成
禮。葬之屏處。福父濼早奇鋮。鋮與福共學。福亦有
古行

聖楷按國朝風氣淳朴。有父兄之于子弟。惟恐讀
書、見微者。越父見鋮好學甚。恐不免敗。懲之。兆為
變。乃令督耕蒔澤陂田舍間。鋮託市鹽酪。一二日
入城。借書親知閒。沿道披閱。至陂輒盡。每以為限。
隱者楊濼避雨泊舟鋮舍旁。見鋮倚簷讀書。就視
之曰。豎子學如此哉。日讀幾何。對曰。我若無書讀

耳過目不忘也漴曰我有書藏洋海庋架插不下萬卷盬予能從吾遊乎鉞喜從至漴舍乃令其子福與鉞同業三年盡其書漴聞之俱辟賢良漴慫鉞曰吾遭亂世家破族散攜兒耕讀遠郊以全餘生念予好學聚書供業一何不善聯拚累吾兒耶鉞乃說尹龍福及鉞與姚善俱死建文之難而福獨骨死求之既得屍復弔以詩曰江風夜夜鼓洪波江雨朝朝濕薜蘿九辨不回哀郢志三眾難奪採薇歌手披宿草狐蹤滿夢轉空梁月影多誰謂

百年臣子恨。獨同野老淚滂沱。噫桒除之際。又何多奇士也。

鄭埜

鄭埜字孟質、空章人、永樂辛卯鄉、貢、士、理刑部院事、以、廉、平、名、十一年、爲監察御史、時駕在北京、有言南京鈔法滯、衆謂將起大獄、公往、擒市豪一二、疏、奏曰、市、人、聞、令、懼。鈔、法、通、矣。事。遂。已。十六年、石州人告變、擢陝西按察副使、勑公事即實、會官、覈勳、公、察、其、誣、乃、反、獄、亡、命、妄、言。冀、脫、死。聞、上、止。弗。問。誅。誣。者。宣德四年、陝右饑、移、粟、賛、粥、全。活。萬。人。公、最、清、謹、父、又、賢、嘗市褐、寄、父、貽、書、罵、何、處、得、此、褐、裔、以、不、義、污、我、父

教官公欲見父聘陝西考鄉試父又大怒罵辭不至遁愛服除陞應天尹興利去害市征田稅背酌其平豪猾不得爲輕重正統元年進兵部左侍郎時尚書王驥西征公任部事有勞 上與除戎籍四年京師淫雨壞廬舍公言此陰陽爲沴兵陰也臣等不職所致乞罷歸田里不許久之進尚書時欲變易軍伍使南北人各適土性下羣議公曰此舊制不可紊稍有變易將不勝其弊咎將誰歸卒不動十四年 上北征虜力止不允比出關又請回鑾王振惡公矯旨令

與戶部王尚書佐隨老營至懷安墜馬幾殆從者請
留就醫藥曰天下在前可託疾求自便力疾至雲中
還至宣府虜大至再請上疾驅入關而殿兵爲殿皆
不報駕後請行殿力請振怒曰腐儒安知兵事再妄
言必死公曰我爲社稷生靈言何得以死懼我振愈
怒叱左右扶出明日次土木師覆遇害贈少保謚忠
肅

聖楷樓公父名予輔以明經任本縣訓導陞安福
令不受復改句容教授家教至嚴公在陝西時俸

易一絨裙爺之父大怒曰此子不才如此汝祟一方刑名不能洗寃澤物乃索此不義之物汙我郎封還公又欲見其父不可得念父爲教職居開秋闞聘典文衡者謀下僚友往請其父父大怒曰此子罄知汝居憲司否爲考官何以防範又以書責之公拜書跪讀泣受其教而已嗟乎事父至孝如此事君那得不忠世不乏慷慨就死身膏沙漠者殆未可同日而語也

楊漣

楊漣、字文孺、德安應山人、爲諸生、落拓自喜、里中呼爲狂生、少與陳愚結交、以豪傑相期許、嘗雪夜游人行歌、徧邑中、倚柱而嘯、畫地而書、狂呼痛哭、人莫能識也、舉萬曆丁未進士、知常熟縣、其爲治好古、敎化豪强大姓、爲姦猾亂吏、治必收案致法、吏人捧手累氣、發擿嚴事、如大府、字養小弱、問民所疾苦、徒行所衖閒、執手慰勞、如家人父子、亦更以此察知謠俗、及閭里姦利、訟衰盜息、邑以大治、邑令俸薄、不足贍家

口其兄清賣田以資之五年入覲毀所束帶以佐辦
裝舉清官第一庚申擢兵科給事中先是 光宗久
在東朝聞下鄭氏儲位危飢憔然後定是年秋 神
宗寢疾 皇太子希得召見日旰尚徬徨寢門外 公
慮之丞告閣臣當直宿閣中日率百官問安數奏 文
游公詗內侍故事傳諳伴讀王安 太子嘗力請入
侍遷明而出日暮還宮以備非常安故守正力擁佑
太子同心憂懼者也 光宗踐祚五日而病遽封鄭
貴妃爲皇太后及所愛李選侍爲皇貴妃傳 旨李

午中外奸邪謂鄭　上病不能自還扇動鄭李謀賂兩宮挾　皇長子以專　國命公要諸大臣集左掖門西折貴妃姪鄭養性貴妃知不可奪即日移慈寧宮去公遂上疏極論鄭氏所遣醫文昇侍疾無狀妄下司禮監推鞠窮竟宣示中外俾賊臣誣汙起居發病狀虧損盛德　上暫輟薦幾進　皇長子及皇子扶牀繞膝導迎和氣收回封太后成命無輕發詔令以尊國體肅關禁近皆人臣所難言者疏上三日　上特命錦衣召公入意公且得罪　上對羣臣

從容言病狀、既而撒淚視公、指　皇長子稱、臣謂不當去朕左右、皆理公疏中語也。故亟宜召羣臣、止及吏科掌垣、他垣不得與、公以兵垣特召、閣部咸在、兵衛甚嚴、示以設九賓延見之意、自是再召、與聞末命、光宗崩、選侍踞乾清宮、羣閹教選侍閉　皇長子不聽出、慶外廷。譁。可知何公首定大計。大行在乾清。羣臣哭臨畢、即擁　皇長子升文華殿、呼萬歲、暫御慈慶宮、須選侍移宮而復、則羣閹之計將、我輩得以事少王矣。初詣乾清宮、闖入、持挺誰何、公大罵奴

才手格郡之將及宮門內豎傳李娘娘命追呼泣還
者至再公復手格叱退之　皇長子既登慈慶選侍
猶踞乾清不肯去宣言將垂簾詰責御史左光斗疏
斥武氏何語公抗論于朝房于披門于殿廷者日以
十數叱小豎于麟趾門者一叱閣臣從哲及大閣于
朝者再選侍乃移一號殿而　天子復選乾清後先
諍辨謂選侍不得母　天子　天子不當託宮嬪反
復痛切聞者口噤移宮之日奮髯叫呼聲淚迸咽選
侍能于　九廟前殺我則已今日不移宮死不出矣

聲徹御座殿陛皆驚上亦[illegible]遽傳詢下官眞悉臣也皆是時三朝大故變起旬月聚朝何曾不加所爲公儼然行顧命大臣之事外戒金吾衛緹騎周廬儆備內戒中官乳母禁宮人關入身露坐宮門外五日夜不交睫頭髮盡白爾有大議大臣左右顧視問楊給事云何莫敢專決也自神廟中年蔡小窺苑枯之勢開離間之隙浸淫醞崇而發作于鼎革之交公察知與奕誓死仗節奪入至下婦寺之手其功最爲奇偉然移宮旣竣羣小人所憑倚脅辟拭舌造作

蜚語聳動朝士好異者進安選侍之揭以撼公公乃上移宮始末疏優
詔數嘉則誣公交關司禮安齋取中旨以悉公公發憤再疏稱痛詆逆閹魏忠賢漸用事搆安殺之羣小私相幸以為殺公有蘗矣明年即家起太常寺少卿擢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轉左副都御史羣小日夜中公忠賢所顧猶未敢即發使其私人疏糾左光斗魏大中牽連公容汪文言以嘗公公家居時嫉忠賢關通阿妞竊弄威福必為社稷憂撫腕流涕草疏藏橐篋中至是乃修飾為二十四

大罪上之忠賢驚且悲擲地展轉號哭綦小教之日
然恐逐楊某公可窮挽矣忠賢喜假會推議逐公等
綦小又激之日不殺楊某公之禍未艾也忠賢復大
懼急徵公等坐故經略熊廷弼賍羅織成獄先是考
文言於泰儀極迫使引公文言號去呼公仰天笑日
安有貪賍楊大洪乎至死不服及考公獄吏頤以文
言爲徵公大呼 太祖高皇帝 神光兩宗竟坐誣
服以死公死後大舉鈎黨轉相逮繫死徙廢禁逮捕
相望乃爲閹定三案刊要典借公爲質的以欺誣天

下而褻小所以殺公之本謀始大露然後知公之死不死于襞閣而死于移宮定計殺公者非操刀之閹而王張三案之小小人也詔獄後三年令天子即位退錄死閣忠臣以公爲首會其子之易諡請卹誥父寃詔所司上公死狀閣襞猶用事初贈僅平進一級再贈俯去部銜不肯上褻小之惡公而憎其骨餘至于此極哉公爲人孝友潔廉正直誠篤家貧喪父躬自相地勞瘁得疾幾殆夜聞鼓樂聲有神人降其室爲處方病良已事繼母至孝事其兄淸更衣弃食

如一人其妻有逆責于母見獅歐之令丧跪謝罪而
後已在省垣四方貨賂不敢窺其門閭受故人周遺
隨手散盡家無餘財蘊義生風抗論憤俗採纖芥之
善長毫末之惡是是非非明白洞達推賢讓能懲懋
畢素手疏口贊如恐不及與人交輸寫心腹貸易首
傾奮迅感慨急人之危甚于已以故知與不知皆傾
心倒身願爲公死無所辭也當其歸櫬就徵自鄉抵
汴哭送者數萬人壯士劍客聚而謀篡奪者幾千人
所過市集攀檻車看忠臣泣香設祭祝生還者自豫

冀遂溯吳縣延萬餘里追躡令頭賣漿洗削者爭持數錢投縣令廨中三年而後止昭聖之後街談巷議驚而相告芸夫牧豎有歎有泣公之忠義徽烈波蕩海內荐紳亦從古所未有矣嗚呼公之死在天啓五年七月二十四日也慘毒萬狀暴屍六晝夜蛆蟲穿穴耶命之夕白氣貫北斗災眚疊見天地震動冤抑可勝痛哉崇禎五年其死友陳愚始爲公狀率其二子跋踄數千里屬錢太史謙益志之茲益傳其畧云

聖楷曰楊大洪先生固社稷臣也抑予讀陳元朴

狀知世間尚有忠友讀錢太史志知世間尚有公道項春　高督學師椒修　四朝三楚文獻錄大洪傳屬之華容孫蘈又知世間極大忠孝即是極大文章以之作人而訓行善俗流風遐邇以之報國而勵勳業彪炳丹青太史亦云千載而下讀撫中腸血之書殆未有不正冠肅容徬徨涕泗相與教忠而勸義者也否　師文獻一錄造楚之功豈有暨哉

楚寶獨行論次

後漢書始立獨行傳其言曰或志剛金石而捍敵于彊禦或意嚴冬霜而甘心于小諒亦有結朋協好幽明共心蹈義陵險死生等節雖事非圓通而其風有足懷者予觀楚士又何多偏至哉性不偏不獨事不癖不奇荆山痛哭東下狳狂昭王失國乃見屠羊郱士五百市南足當以此掩映方來操行俱絕故爾龔生竟夭天年陸子號泣而不返也述獨行第十五凡一卷

獨行一

卞和　接輿　屠羊說

熊宜僚　隋龔　陳平子

何顒　石偉　廖立

羅友　瓜弘　陸羽

段弘古　吳瑛

楚寶獨行論次終

楚寶卷二十七

明　梁谿高世泰彙旃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撰

長沙郭金臺較訂

獨行

卞和

卞和荊人得玉璞而獻之荊厲王厲王使玉尹相之曰石也王以和爲誑而斷其左足厲王薨武王即位和復奉玉璞而獻之武王武王使玉尹相之曰石也又以

爲謾而斷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卽位和乃奉玉璞而哭於荆山中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之以血文王聞之使人問之曰天下刑之者衆矣子刑何哭之悲也對曰寶玉而名之曰石貞士而戮之以謾此臣之所以悲也文王曰惜矣吾先王之聽難剖石而易斬人之足夫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何聽之殊也乃使人理其璞而得寶焉故名之曰和氏之璧

劉向曰珠玉者人主之所貴也和雖獻寶而美未爲玉尹用也進寶且若彼之難也況進賢人乎賢

人與姦臣猶仇讐也於庸君意不合矣欲使姦臣進其讐於不合意之君其難萬倍於和氏之璧又逕斷兩足之臣以推其難猶拔山也千歲一合若繼踵然後霸王之君與焉其賢而不用不可勝載故有道者之不戮也宓白玉之璞未獻耳

聖楷曰玉不可再獻再獻即非玉足不可再刖再刖即非足然而事有不然情有不得已者卞和特爲千古傷心人痛哭空山生其光焰豈爲玉作計哉故璞中之寶有時入秦足下之悲惟餘哀郢論

者乃謂和貢希世之珍不剖之以獻而以璞帶此何異癡人說夢。

荆山考

按荆山在襄陽南漳縣西北八十里三面險絶惟西南一隅通人行其上有抱玉巖仙女洞荆州記曰縣西北三十里有清谿谿北即荆山首曰景山即卞和抱璞之處然又考漢地理志有二荆山其一禹貢北條荆山在馮翊懷德縣南今鳳陽懷遠縣是也其一南條荆山在南郡臨沮縣東南臨沮

郎南漳地近于郢和氏泣玉固應在此若鳳陽在戰國時始屬楚安得有獻玉荊厲王之事廣輿諸記作懷王此又緣琴操之誤傳耳江淹望荊山詩云奉詔至江漢始知楚塞長南關繞桐柏西嶽出魯陽寒郊無留影秋日懸淸光悲風撓重林雲霞肅川漲歲晏君如何零淚沾衣裳玉柱空掩露金樽坐含霜一聞苦寒奏再使豔歌傷

接輿

接輿楚人也好養性躬耕以爲食見楚政無常乃佯狂不仕時人謂之楚狂楚王聞接輿賢遣使持金百鎰車馬二駟往聘曰請先生治江南接輿笑而不應於是夫負釜甑妻戴絍器變名易姓遊諸名山嘗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

聖楷曰接輿不以隱名而以狂著蓋有心用世人

也楚自莊共而後霸儀羋犍照惠由丟忠楷之士無不怨心隕淪接輿獨何服潔身哉然此時非有大聖人不能為之挽回而子西襲又不足與語故孔子適楚亦未必無勤勞文武之思而接輿直以為不可也嗚呼胸中無一世日中尚有孔子伊何人哉鳳德遺輝登音絕響

屠羊說

屠羊說楚之屠羊者也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言王曰強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

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開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其爲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

聖楷曰屠羊說不屑以絕人避世爲高又不屑以三旌萬鍾爲貴故反而屠肆臣之爵祿已復乖而從王臣之功罪無關仕隱之外有此奇人

熊宜僚

熊宜僚楚人居于市之南白公勝將爲亂謂其徒石乞曰王與三卿士皆五百人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承之以劍不動勝曰不爲利諂不爲威惕不洩人言以求媚者去之

聖楷曰楚之昭惠宗社幾覆禍皆起于父子宜僚爲楚同姓不知幾許傷心而肯從白公之亂乎此

不足巽。惟其身足當五百人。而能令君相不知。通國不知。有一白公勝知之。而又不爲之動。想其藏身之智。埋名之勇。千古無兩。嗟乎楚有如此人。而棄之市。南猶幸不資敵國耳。

兩龔

兩龔皆楚人也。勝字君賓，舍字君倩。二人相友，並著名節，故世謂之楚兩龔。少皆好學明經。哀帝自爲定陶王，固已聞勝名，徵爲諫大夫。引見，勝薦龔舍及元父寗壽、濟陰侯嘉。有詔皆徵。勝曰：竊見國家徵醫巫，嘗爲駕；徵賢者宜駕。上曰：大夫乘私車來耶？勝曰：唯唯。有詔爲駕。龔舍、侯嘉至，皆爲諫議大夫。寗壽稱疾不至。勝居諫官，數上書求見，言百姓貧，盜賊多，吏不良，風俗薄，災異數見，不可不憂。制度泰奢，刑罰泰深。

賦斂泰重空以儉約先下其言祖述王吉貢禹之意
為大夫二歲餘遷丞相司直徙光祿大夫與廷臣會
議丞相王嘉事不和博士夏侯常起至勝前謂曰宜
如奏所言勝以手推常曰去後數日復會議可復孝
惠孝景廟不議者皆曰宜復勝曰當如禮常復謂勝
禮有變勝疾言曰去是時之變常恚謂勝曰我視君
何若君欲小與眾異外以采名君乃申徒狄屬耶求
幾坐與常相非恨貶秩各一等勝謝罪乞骸骨會哀
帝崩王莽秉政勝遂歸老於鄉里初龔舍以龔勝薦

徵、爲諫大夫病免復徵爲博士又病去頃之哀帝遣
使、者、卽、楚、拜、舍、爲太山太守、舍家居在、武、原、使者上
縣、請、舍、欲、令、至、廷、拜、授印綬舍曰、王、者、以、天、下、爲、家、
何、必、縣、官、遂、於、家、受、詔、便道之、官、旣至數月、上、書、乞、
骸、骨、上徵舍至京兆東湖界、固、稱、病、篤、天子使使者
收印綬、拜舍爲光祿大夫、數、賜、告、舍。終。不。肯。起。乃。遣。
歸。舍亦通五經、以、魯、詩、教、授、舍、勝、旣、歸、鄉、里、郡二千
石長吏、初到官、皆至其家、如、師、弟、子、之、禮、舍年六十
八、王、莽、居、攝、、卒、莽旣篡國、遣五威將帥行天下風

俗將帥親奉羊酒存問勝明年薦遣使者即拜勝為講學祭酒勝稱疾不應徵後二年薦復遣使者奉璽書太子師友祭酒印綬安車駟馬迎勝即拜秩上卿先賜六月祿直以辦裝使者與郡太守縣長吏三老官屬行義諸生千人以上入勝里致詔使者欲令勝起迎久立門外勝稱病篤為牀室中戶西南牖下東首加朝服拖紳使者入戶西行南面立致詔付璽書遷延再拜奉印綬內安車駟馬進謂勝曰聖朝未嘗忘君制作未定待君為政思聞所欲施行以安海內

勝對曰素愚加以年老被病命在朝夕隨使君上道必死道路無益萬分使者要說至以印綬就加勝身勝輒推不受使者即上言方盛夏暑熱勝病少氣可須秋涼迺發有詔許使者五日一與太守俱問起居爲勝兩子及門人高暉等言朝廷虛心待君以茅土之封雖疾病宜動移至傳舍示有行意必爲子孫遺大業暉等白使者語勝自知不見聽即謂暉等吾受漢家厚恩亡以報今年老矣旦暮入地誼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勝因敕以棺斂喪事衣周於身

棺周以衣勿隨俗動吾冢種柏作祠堂諸生遂不復
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死時七十九矣使者太守臨
斂賜複衾祭祠如法門人衰絰治喪者百數有老父
來弔哭甚哀既而曰嗟乎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
龔生竟夭天年非吾徒也遂趨而出莫知其誰勝居
彭城廉里後世刻石表其里門
聚椿按彭城古大彭氏國春秋為宋地戰國屬楚
秦置彭城縣項羽自稱西楚霸王都此漢曰徐州
隋唐宋及國朝因之城東南有龔勝墓

陳平子

陳平子長沙人少遊太學爲諸生時山陽范式亦同在學未相見而平子被病將亾謂其妻曰吾聞山陽范巨卿烈士也可以託死吾歿後但以屍埋巨卿戶前乃裂素爲書以遺巨卿既終妻從其言時式出行適還省書見瘞愴然感之向墳揖哭以爲死友乃營護平子妻兒身自送喪于臨湘未至四五里乃委素書于柩上哭別而去其兄弟聞之尋求不復見長沙上計掾史到京師上書表式行狀

聖楷曰人知范巨卿爲張元伯死友不知陳平子又爲范巨卿死友然巨卿之見信於元伯猶在生前平子之見信於巨卿乃在身後嗟乎人愈疎而愈密事愈難而愈奇巨卿固不可及平子亦豈易得哉裂素爲書留必有高於醲酒設饌者予故表著之使與烈士並傳

何顒

何顒字伯求、南陽襄鄉人也、襄鄉今隨州少遊學洛陽、顒雖後進、而郭林宗、賈偉節等、與之相好、顯名太學、友人虞偉高、有父讎未報、而篤病將終、顒往候之、偉高泣而訴、顒感其義、爲復讎、以頭醊其墓、及陳蕃李膺之敗、顒以與蕃膺善、遂爲宦官所陷、乃變姓名、匿汝南閒、所至、皆親其豪傑、有聲荊豫之域、袁紹慕之、私與往來、結爲奔走之友、是時黨事起、天下多罹其難、顒常私入洛陽、從紹計議、其窮困閉厄者、爲求援

救以濟其患、有被掩捕者、則廣設權計、使得逃隱、全免者甚衆。及黨錮解、顒辟司空府、每三府會議、莫不推顒之長。累遷及董卓秉政、逼顒以為長史、託疾不就。乃與司空荀爽、司徒王允等、共謀卓、會爽薨、顒以它事為卓所繫、憂憤而卒。初顒見曹操、歎曰、漢家將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操以是嘉之、嘗稱潁川荀彧、王佐之器。及彧為尚書令、遣人西迎叔父爽、并致顒屍、而葬之爽之冢傍。

石偉

石偉字公操、南郡人、少好學、修節不怠、介然獨立、有不可奪之志、舉茂才、賢良方正、皆不就、孫休即位、特徵偉、累遷至光祿勳、及皓即位、朝政昏亂、偉乃辭老耄、痼疾乞身、就拜光祿大夫、吳平、建威將軍王戎親詣偉、太康二年詔曰、吳故光祿大夫石偉秉志淸白、皓首不渝、雖處危亂、廉節可紀、年已過邁、不堪遠涉、其以偉爲議郎、加二千石秩、以終厥世、偉乃陽狂僞言不受晉爵、年八十三、太熙元年卒、

吳書曰永安四年夏五月大雨水泉涌溢秋八月遣光祿大夫周奕石偉巡行風俗察將吏清濁民所疾苦爲黜陟之詔

廖立

廖立字公淵、武陵臨沅人、今武陵縣先主領荊州、牧、辟爲從事、年未三十、擢爲長沙太守、先主入蜀、諸葛亮鎭荊土、孫權遣使通好於亮、因問士人皆誰相經緯者、亮答曰、龐統、廖立、楚之良才。當贊興世業者也。建安二十年、權遣呂蒙奄襲南三郡、立脫身走自歸先主、先主素識待之、不深責也、以爲巴郡太守、二十四年、先主爲漢中王、徵立爲侍中、後主襲位、徙長水校尉、立本意自謂才名宜爲諸葛亮之貳、而更游散在李

嚴等下常懷怏怏後丞相掾李邵蔣琬至立計曰軍當遠出卿諸人好諦其事昔先主不取漢中。走與吳人爭南三郡。卒以三郡與吳人。徒勞役吏士。無益而還。既亡漢中。使夏侯淵張郃深入於巴。幾喪一州。後至漢中。使關侯身死。無子遺。上庸覆敗。徒失一方。是羽怙恃勇名。作軍無法。直以意突耳。故前後數喪師衆也。如向朗文恭凡俗之人耳恭作治中無綱紀。朗昔奉馬良兄弟謂爲聖人今作長史素能合道中郎郭演長從人者耳不足與經大事而作侍中今弱世

也欲任此三人爲不然也主連流俗苟作掊克使百
姓疲弊以致今日部琬具白其言於諸葛亮亮表立
曰長水校尉廖立坐自貴大臧否羣士公言國家不
任賢達而任俗吏又言萬人率者皆小子也誹謗先
帝疵毀衆臣人有言國家兵衆簡練部伍分明者立
舉頭視屋憤咤作色曰何足言凡如是者不可勝數
羊之亂羣猶能爲害況立託在大位中人以下識眞
僞邪於是廢立爲民徙汶山郡立躬率妻子耕殖自
守聞諸葛亮卒垂涕歎曰吾終爲左衽矣後監軍姜

維率偏軍經汶山詩立稱立意氣不衰言論自若立遂終徙所妻子還蜀

史懷曰廖立指切蜀事歷詆蜀用事之人與失事之狀皆中痛癢不爲無識而語語犯忌武侯術抑之未爲不是而表劾之辭似屬護短甚矣聽言容物之不易也立被廢後自虞不苟躬率妻子耕植自守不失反已思過之義武侯没而垂泣若以虛公誠恕推諸萬於身後者寔是武侯知已觀武侯處彭羕廖立李平皆未盡善而立爲甚

聖楷曰廖立負名使氣不能忍耐目中流俗遂至怏怏于衰大言犯其所忌臧否過于誹怨非才之善藏者也然當其遷徙汶山耕殖自守聞亮既卒垂涕興思矯然興夫李嚴彭羕之所爲是眞能自行其胸臆者豈亮之用法果有以致之乎否故不取于習氏之言

羅友

羅友字宅仁、襄陽人、少好學、不持節檢、性嗜酒、嘗其所遇不擇士庶、又好伺人祠、往乞餘食、雖復營署壇肆、不以爲羞、桓溫嘗責之云、君太不逮、須食何不就身求、乃至於此、友傲然不屑、答曰、就公乞食、今乃可得、明日已復無、溫大笑之、始仕荊州、後在溫府、以家貧乞祿、溫雖以才學遇之、而謂其誕肆、非治民才、許而不用、後同府人有得郡者、溫爲席起別、友至尤晚、問之、友答曰、民性飲道嗜味、昨奉教旨、乃是首旦出

門於中路逢一鬼大見揶揄云我只見汝送人作鬼何以不見人送汝作鬼民姊怖終懸回還以解不覺成淹緩之罪還雖笑其滑稽而心頗愧焉後以爲襄陽太守累遷廣益二州刺史在蕃舉其宏綱不存小察甚爲吏民所安說蒙下益州

世說新語曰襄陽羅友有大韻少時多謂之癡嘗伺人祠欲乞食往太蚤門未開至人迎神出見問以非時何得在此答曰聞卿祠欲乞一頓食耳遂隱門側至曉得食便退了無怍容爲人有記功從

桓宣武平蜀按行蜀城闕觀宇內外道陌廣狹植種果竹多少皆默記之後宣武漂洲與簡文集友亦與焉共道蜀中事亦有所遺忘友皆名列曾無錯漏宣武驗以蜀城闕簿皆如其言坐者歎服謝公云羅友詎減魏陽元後為廣州刺史當之鎮刺史相謂語令莫來宿答曰民已有前期主人貧或有酒饌之費見與甚有舊請別日奉命征西密遣人察之至日乃往荆州門下書佐家處之怡然不異勝達

聖楷曰羅友有治民之才而世不見知遇桓宣武之主而不肯趨婿以干進安得不乞食人見其乞食也而鄙之羞之鬼見其送人也而揶之揄之羅友胸中豈無超然於鄙笑揶揄之外者哉昔蘇秦山謂淵明得一食至欲以冥謝主人哀哉哀哉饑寒嘗在身前功名嘗在身後二者不相侔此士之所以窮也

、魚弘

魚弘襄陽人、身長八尺、白晳、美姿容、累從征討。嘗爲軍鋒。歷南譙、盱眙、竟陵太守、嘗謂人曰、我爲郡有四盡、水中魚鱉盡、山中麞鹿盡、田中米穀盡、村里人庶盡。丈夫生如輕塵棲弱草、白駒之過隙、人生但歡樂、富貴在何時、於是恣意酬賞、侍妾百餘人、不勝金翠、服玩車馬、皆窮一時之驚絕、有眠牀一張、皆是蹙柏、四面周匝無一有異、通用銀鏤金花壽福兩重爲脚、爲湘東王鎮西司馬、述職西上、道中乏食、緣路採菱。

作菱米飯給所部弘度之所後人覓一菱不得又於窮洲之上捕得數百獮猴膊以爲脯以供酒食比及江陵賓食從振逢刼迎瑞像王令送像下都弘率部曲數百悉衣錦袍赫奕滿道頗爲人所慕塗經夏首李抗敎其爲入抗舅元法僧聞之杖之三百後爲新興永寧太守卒官

酉陽雜俎曰金錢花本出外國梁大同二年進來中土梁時荊州掾屬雙陸賭金錢錢盡以金錢花相足魚弘謂得花勝得錢

聖楷曰魚弘之爲人所謂不可無一不可有二者然觀弘常爲軍鋒累典大郡卒保其身家以終又豈無識以處此者乎且自謂爲郡有四盡似諷似諧似滿眼傷懷似滿肚不平安知不是現羅刹身而爲說法也至于人生但歡樂富貴在何時與張季鷹同一慨慷而湖海之氣自別李抗學之誠過矣

陸羽

陸子名羽字鴻漸不知何許人有仲宣孟陽之貌陋相如子雲之口吃而爲人才辯篤信褊躁多自用意朋友規諫豁然不惑凡與人宴處意有所適不言而去人或疑之謂生爲瞋及與人爲信雖冰雪千里虎狼當道而必行也上元初結廬于苕溪之濱閉關對書不雜非類名僧高士談讌永日嘗扁舟往山寺隨身惟紗巾藤鞋短褐犢鼻往往獨行野中誦佛經吟古詩杖擊林木手弄流水夷猶徘徊自曙達暮至日

黑興盡號泣而歸故楚人相謂陸子蓋今之接輿也
始其家悴露育乎竟陵大師積公之禪院自幼學屬
文積公示以佛書出世之業子答曰終鮮兄弟無復
後嗣染衣削髮號爲釋氏使儒者聞之得稱爲孝乎
自將援孔聖之文可乎公曰善哉子爲孝殊不知西
方之道其名大矣公執釋典不屈子執儒典不屈公
用矯憐撫愛歷試賤務掃寺地潔僧廁踐泥污墻負
尾施屋牧牛一百二十蹄竟陵西湖無紙學書以竹
畫牛背爲字他日問字於學者得張衡南都賦不識

其宇但於牧所倣青矜小兒危坐展卷口動而已公知之恐漸漬外典去道日曠又求於寺中令其剪榛莽以門入之然或默記文字惜焉若有所遺灰心木立過日不作主者以爲懶惰鞭之因歎歲月往矣恐不知其書嗚呼不自勝王者以爲畜怒又鞭其背折其楚乃釋困倦所投捨主者而去卷衣詣伶當者謹談三氏以身爲伶正弄木人假吏藏珠之戲公追之曰念爾道喪惜哉吾本師有言我弟子十二時中許一時外學令降伏外道也以我門人衆多今從爾所

欲可緋學工書天寶中鄧人酬於滁淚道邑吏召予爲伶正之師。時河南尹李公齊物出守見異提予捐背。親[illegible][illegible]集。於是潑污之俗亦異焉。後頁書于大門山鄒夫子墅礪禮部郎中崔公國輔出守竟陵因與之遊處。凡三年。贈白驢馬幫一頭文槐書函一枚云白驢幫爽陽太守李憕見遺。文槐函故虛黃門侍郎所與。此物皆已之所惜也。空野人乘齋。故特以相贈。洎至德初泰入過江予亦過江與吳興釋皎然爲繼素總年之交少好屬文多所諷諭見人爲善若已有

之見人不善若已羞之若言逆耳無所廻避由是俗人多之自祿山亂中原爲四悲詩劉展窺江淮作天之未明賦皆見感激當時行哭涕泗著君臣契三卷源解三十卷吳興歷官記三卷湖州刺史記一卷茶經三卷占夢上中下三卷並貯于褐布囊上元辛丑歲子陽秋二十有九日

皇甫曾送陸鴻漸山人採茶廻詩千峯待逋客香茗復叢生採摘知深處煙霞羨獨行幽期山寺遠野飯石泉清寂寂然燈夜相思磬一聲

張又新水錄曰代宗朝李季卿刺湖州至維揚逢陸處士鴻漸李素熟其名有傾蓋之歡因之赴穊泊揚子驛將食李曰陸君善于茶蓋天下聞名矣況揚子南零水又殊絕今者二妙千載一遇何可輕失乃命軍士謹信者挈瓶操舟深詣南零陸利穊以俟俄水至陸以杓揚其水曰江則江矣非南零者似臨岸之水使稱不敢紿陸不言既而傾諸盆至半陸遽止之又以杓揚之曰此南零者矣使蹶然大駭伏罪曰某自南零齎至岸舟蕩覆半懼

其尠挹岸水增之處士之鑒神鑒也李大驚陸又曰楚水第一晉水最下自命吏占而次第之

聖楷曰嘗讀周愿牧守竟陵三感說其畧云愿頻歲與太子文學陸羽同佐隴西李公之幕見事之又云羽字鴻漸竟陵人百氏之典學鋪在手掌天下賢士大夫半與之遊加以方口諤諤坐能諧謔世嫗奈何文行如軻所不至者貴位而已按此則羽在當時屢就徵辟大有文聲不第以煎茶著稱也且羽既自撰陸文學傳則他書之傳疑者皆可

删也惜其著作不見于世惟茶經三卷猶存其元之陸羽茶井詩云甃石封苔百尺深試茶嘗味少知音惟餘半夜泉中月留得先生一片心非在景陵縣西北里許一名陸子泉

段弘古

段弘古、安鄉人、讀縱橫書。剛峭、少合。尤護落、不事產。人、或交之、度非義、輒去。以故、年五十、不就祿。嘗以法家言。抵御史大夫何士幹、延以上座。將用之。會士幹死。聞襄陽節度使于頔愛人、大言。遂干以兵畫。一見喜甚、居月餘、視頔。終不可與立功。又遁去。隴西李景儉、東平呂溫、高氣節。尚道藝。聞其名。求見大歡。將門下。或一歲。或半歲。夜與言。不知日出。溫卒、景儉逐謫。右拾遺張宿、與然諸、南見山中、劉禹錫、河東栁宗元、

二人者言於御史中丞崔公公時降治永州知其信賢徵其去又南抵好義容州扶風竇群途過桂桂守舊知君拒不爲禮君憤怒發病不肯治曰平生見大人未嘗相下今窮於此年加老接接無所容入也益困於俗笑吾安用生爲埋道邊耳居六月死逆旅中崔公爲出游命特贈賻致其喪來永州哭爲祭之與喪具道里費歸葬澧州安鄉縣黃山南麓上

聖楷按黃山在安鄉縣北六十里上有宋謝晦廟一名謝山

吳瑛

吳瑛字德仁、蘄春人、以父龍圖閣直學士遐路任、歷仕至虞部員外郎、治平三年、官滿如京師、年四十六、即請致仕、公卿大夫知之者、挽留、不聽、相率賦詩飲餞于都門、遂歸蘄、有田僅足自給、臨溪築室、種花釀酒、家事一付子弟、賓至必飲、飲必醉、或臥花間、客去亦不問、有臧否人物者、不酬、一諾、但促行酒、嘗有貴客過瑛、酒酣而歌以樂、罷扣其頭爲節、客亦不以爲忤、視財物如糞土、妹壻輒取家財數十萬貸人、不能

償瑛哀之曰是人有母得無重擾召而焚其券門生爲治田事歷歲忽謝去曰聞有言某簿書爲欺者詐不可得瑛命取前後文書示之蓋未嘗發封也盜入室覺而不言且取其被乃曰他物惟所欲夜至寒幸舍吾被其眞率曠達類此哲宗朝屢召皆不起崇寧三年卒

聖楷曰吳瑛胸中故無俗物者然有焚券一事始覺種花釀酒非僞隱之資宋史爲之立傳亦具別眼耶

楚寶眞隱論次

古之所謂隱者不盡放情江海取逸丘樊已也或時有所未際姑桼鱗以養角或道有所不屈甘肥遁以幽栖或性有所不可寧孤光而絕俗故朝端振金玉之音而市肆多秀巖之士其迹愈近其心愈遠其隱愈大其道愈光自夫後世慕終南嵩少之風而處士虛聲羞側席矣善乎孟少孤之言曰億兆之人無官者十居其九豈皆高士哉執此而循名雲壑採秀山阿洞庭衡嶽之間當必有隱君子焉述眞隱第十六

凡一卷

眞隱一